

【日本】

大薮春彦著



太阳
黑点

柳青译

太阳黑点

大 藪 春 彦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太 阳 黑 点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千字 787×1092毫米 1/32开 8印张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元

内容提要

小说围绕着轰动日美两国的飞机交易行贿事件展开的。某公司职员浅见隆司为报杀父夺妻之仇(其父开办的小企业被大垄断企业八幡朱印所吞并,其妻被八幡朱印的爪牙所霸占),联合神偷“小飞鼠”和以前任首相师冈国尊为代表的政财两界黑暗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浅见以自己掌握的证据进行讹诈,借以复仇;帅冈等人则依仗自己的势力,杀人灭口,惨无人道地残害无辜。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目录

旧恨新仇.....	(1)
蹊跷而惊人的行业	(25)
诈骗公司	(33)
和仙女同居	(50)
怪盗与僵尸	(61)
特使之死	(71)
和怪盗同盟	(78)
失踪者留下的暗号	(98)
美女、别墅,贿赂新花样.....	(111)
三人同病而亡.....	(124)
最初的报复.....	(133)
离婚后的相会.....	(150)
可疑的精神病院.....	(162)
白痴情人.....	(177)
泡死尸的水.....	(187)
公司里的内讧.....	(198)
首相指定的病号.....	(210)
杀人的安眠药片.....	(227)
痴呆了的“伴侣”.....	(240)

旧恨新仇

1

艳装的妻子真漂亮极了。精巧缝制的西装配上那些时髦的装饰分外好看。好不容易夜间赴约，格外打扮一番，她天生的优美的身姿更加姣俏。妻子的脸蛋不施脂粉就够好看的，经过细心梳妆，更是俊美异常。

妻子年过三十没生小孩，体态匀称，皮肤细嫩，简直像个二十岁的女人。为了青春常在，她从不吝惜金钱用在打扮上，而不管丈夫手头是否宽裕。

为了参加今晚举办的十几年才有一次的中学时代网球部的同学会，她特意做了这身西装。结婚的时候她曾说过，“我可是个爱花钱的女人啊！”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浅见的经济境况本来显得窘迫，今晚看见妻子这样浓黛粉妆，才真正感到她确实是个爱花钱的女人。

“干嘛这样瞧我，真叫人难为情！”

看到浅见那种赞赏的目光，妻子害羞地把身子扭了过去。就连这样的动作，也显得妩媚动人。

“你去会老同学，真遗憾！”

“为什么？”

“男同学也参加吧？看到你这么漂亮，也许会起歹心的！”

“话说哪去了！都快成老太婆啦，谁还能注意到我？”

话虽这么说，但曾被班里誉为女王的她，对自己的美丽，依然显出很自信的样子。

“你还是早点回来吧！”浅见不放心地嘱咐说。

“我也这样想，可都是老同学，又多年不见，如有谁再约会一下，也不好拒绝啊！”

美知子不理睬浅见的话，冷漠地说。在她看来，开完同学会一定会有人邀请她。

“要是随随便便答应起来，男人们总是没完没了的，还是适可而止吧。”

“知道了！”

她又在穿衣镜前照了照，便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心，早就从家里飞到同学会那里去了。

事情发生在妻子参加同学会一周以后。浅见下班回到家里，妻子不见了。电视机开着，看来不象出远门的样子。

大概是临时想起什么事情要办，出去了。本想快去快回。可能在路上被谁缠住了。象这样的情况也曾发生过几次。每次都责备过她，但总改不过来，她就是那种粗心大意的性格。浅见想。

“真对她没办法！”

浅见咋了下舌头，恰巧这时，电视屏幕上正播送着他讨厌的下流歌女用假嗓子哼着令人肉麻的歌曲，更使他恼火，随手关上电视。

仍然不见妻子回来。厨房里也烟火没动。饥肠辘辘，惹得浅见心里更为烦恼。

“在男人下班的时间，竟到外面瞎走，真不象话！”

浅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怒气冲冲地走动。外面已经漆黑了。邻居家饭菜的香味刺激着浅见的胃口。肚子咕噜一响，胃壁也隐隐地疼起来。他忽然想起胃溃疡的病因之一，就是长时间空腹而引起胃壁摩擦。为减轻胃的疼痛，他伸手打开冰箱，里边也没有可口食物，只有不新鲜的火腿和一个月前做的酸乳酪。吃了这些东西，会立刻引起腹痛。

浅见越发恼火，砰的一声关上了冰箱的门。这时，他突然发现放在冰箱上的一封厚厚开口信，好象是看过以后无意中放在冰箱上的。

是谁给妻子写来的？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他翻过来一看，信封上仅仅署着“江木”两个字。

这时，浅见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一定是男人寄来的。笔体也象男子的。妻子婚前就相当轻浮，有一两个男朋友也没什么奇怪。不知怎的，浅见猛然间萌生起一种好奇的念头。

怪你乱扔，也没说不让人家看——浅见一边为自己偷看妻子的私人信件辩解，一边把信抽出来。

“哎呀，这是什么？”

浅见瞪大了眼睛。信里装着的是十多张照片。每张都是几个男人围着美知子拍的，全是放荡狂欢的丑态。

更使浅见大为吃惊的是一张几个男人趁着酒劲，用手抚摸着美知子的胸部和腰部的照片。美知子毫无介意，反而流露出欣喜的微笑。

一张一张看着看着，浅见的脸色由苍白变得可怕起来。满以为顶多跟男人接个吻罢了，哪知她却满脸媚笑地让男人把手伸进凌乱的裙子里。

浅见越看越生气，强忍恼怒看完全部照片。那天晚上，本来让她尽早归宿，可直到半夜两点她才回来。

这一夜她定是来者不拒，接受了男人们的连续“邀请。”从这些照片上看是很难猜出那天夜里她究竟干了哪些勾当。

从微薄的工资中挤钱，给她做了西装，买了昂贵的装饰品，难道是让她去鬼混吗？浅见想到这里，肺都要气炸了，饥饿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浅见本想把这些照片象扔垃圾一样扔掉，但他停住了手。在围扰着妻子的男伴中有一个人非常面熟，不由地唤起了他的回忆。

那个人是和妻子接吻并把手伸进裙子下边去的下贱男子。仔细地端详着，啊，想起来了。

“江木启介！”

比早年多少有点变化，可仍然是那个江木启介。江木原来也是美知子的中学同学，真没想到。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有了脚步声，是妻子回来了。

2

“哎哟，你已经回来啦！”

看见丈夫，美知子毫不介意地说。她手里提着货篮，看来准是在超级市场回来的路上，被什么人缠住了。

“真对不起！这么晚了，你一定饿了吧？”美知子瞧了一下挂钟慌张地说：

“真糟糕，再快也得个把钟头，你到附近小馆去吃点好吗？”

美知子哪里知道浅见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仍象往常那样娇媚地说着。

因到处串门，耽误做饭，支使丈夫到小馆就餐，这是她糊弄丈夫的常用手法。

“这么晚你到哪儿瞎走去啦？”

“从超级市场回来，碰上古川先生的太太，这位太太可爱唠叨了，陪她聊了一阵闲话，好不容易摆脱，回来就晚了。”

好不容易才摆脱开的可能是古川太太，浅见并不想追根问底。

“你说，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浅见压着怒火说着，拿出同学会的照片。美知子顿时大吃一惊。

“哎呀，那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放在冰箱上卖弄！好一副丑态！”

美知子这才察觉丈夫的表情异乎常态。

“请原谅，当时大家都喝醉了。”

“喝醉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也不知道拍照啊！”

“照了也罢，可以后还把像片寄来，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难道不知羞耻吗？”

“我错了。看过照片我也吓了一跳。”

“你，不是确实实跟这个男人接过吻吗？他的手不也伸到你的裙子里边去了吗？”

“求求你，饶恕我这一次过失吧。”

“同学会开过后，一直到半夜两点，你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接二连三地有人约会嘛！”

“在什么地方？”

“你，怀疑吗？”

“看了这样下流的照片哪个做丈夫的不生疑？”

“我没做半点亏心的事。”

“噢，拍出这样的照片还敢恬脸说没做亏心事？”

“不就是几张照片嘛！若是都认真起来，我还有意见呢！难道丈夫偷看妻子的私人信件，是应该的吗？”

美知子被责问得没法辩解，只好以攻为守了。

“你说什么？”

“通信秘密是宪法保障，你偷看了人家的信件，该发火的应该是我！”

“你还象个女人吗？”

看到妻子的态度强硬起来，浅见被激怒了。他满腔怒火，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3

对浅见隆司来说，江木启介是他终生永记的人，也是难以忘掉的人。浅见是曹洞宗僧侣经办的私立高中毕业生。这所高中因严格的斯巴达式教育而闻名全国。学生在校时间全部住宿。纪律严格。起床夏天五点半，冬天六点。校长亲督早晨的修炼、坐禅、扫除、劈柴等活动。上课同修炼、坐禅交替进行。活动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就寝为止，简直叫人喘不出气来。这些活动，和大本山永平寺一样，都是以敲钟、击鼓和打木板为号的。

在训练中，严厉惩处迟到和逃学者。课程要求也非常严格，每周、每月都进行考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准升级。连续留级两年者勒令退学。

还有，如有人在校内动武，也要受到停学或退学的处分。星期天、假日，严禁学生到茶馆、台球场、木球游戏场等娱乐场所。没父母陪同不准进入影院、剧场。

这个学校凡是报名的都收，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其中也有些被别的学校开除的小流氓，但他们往往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纪律约束，中途掉队了。

有不少慕名而想把自己孩子送进这所学校的家长，到这里一看，被这种严厉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吓住了，不肯让子女入学。也有少数学生受不了这样严酷的训练，深夜溜走。夜间，新生思念家乡的哭泣声，时常可以从宿舍传出来。

这是一所易进难出的学校。

浅见和江木就是在这所高中里认识的。学校宿舍以寝室为单位编成室友小组，各种活动都以这个小组进行。

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在生活和学习中，彼此承担责任，这是仿效旧陆军内务班的形式。

旧陆军把军队说成是什么“同生死共患难的军人家庭”，而做为家庭形式出现的就是内务班。其实，在等级森严的军队里，搞什么家庭形式的内务班，是行不通的。

家庭的纽带是血缘之亲和骨肉之爱。抛开这些，把一种上下级关系放置在封锁了的毫无自由的所谓内务班，只不过是上压下的冷酷残忍的巢穴。这所学校的内务班，实际上已成为高年级学生欺压低年级学生的场所。可是校长还自鸣得意一再夸耀这种内务班，说什么它培养了坚强团结的精神和互相信赖的战友之爱。简直是无稽之谈。

各室住有室友九人，从一年到三年级每个班级三人。这也和新兵到上士编成的内务班完全相似。

在浅见入学的时候，江木启介是同寝室的三年级学生。他以室长的身份独揽大权，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班长。他身体魁梧，臂粗力大，是全宿舍有威势的人物。他把军队里内务班的恶习，原原本本地搬进了宿舍。

高班生完全可以训斥下班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传统。

可是，按学校规定不管有什么理由，暴力行为是被禁止的。就是蛮横的江木也不能动武。结果，他的“教训”人的方式也只好采取暗地捉弄，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

把精力旺盛的少年，用严厉的纪律管束起来，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那些无处施展的精力和才华，变成了伙伴之间的互相捉弄、开心，甚至是残酷的虐待，好象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愤才算得以发泄，略以自慰。这样“教训人”，对于没有任何乐趣的住宿生来说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

其实，虐待那些根本不能抵抗的“弱者”，决不能给“强者”带来任何快意。可是，江木不以为耻，他发明许多卑劣的“教训人”的方法，竟使低级生浑身发抖。他甚至恬不知耻地以“教训人”的残酷奇特做法的发明者而自诩。

开学典礼那天，浅见就被江木盯上了。在操场上校长训完话，新生和高年级学生见面，新生代表读完入学誓辞，高年级代表致欢迎辞。

接着，教务主任尽地讲了注意事项，然后自由活动。要求学生家长同来，和学生一起吃中午饭，下午分配房间。浅见和妈妈一起走向学生食堂。初次离开父母过住宿生活的新的学生有些胆怯。

多么好的学校啊，老师全是好老师，学校座落在离市中心几公里的山谷里，校园正在盛开着樱花。环境、设备那就更不用说了。

妈妈对儿子的新学校似乎很满意。

猛地，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铺天盖地地刮起来，尘土和樱花绞在一起飞舞着。这莫名其妙的春天的大风，卷起一个黑影，在空中盘旋，一下子落到浅见的身旁，他来不及躲闪，那个黑影被踩住了。

仔细一看，那个黑影原来是一顶学生制帽。准是谁的制帽被刚才的那阵大风刮掉了。

“哎呀，糟糕！”

浅见急忙把帽子拣起来，掸掉灰尘。正在这时，帽子的失主跑过来了，一看领章，是个三年级学生。

“对不起，是没注意踩上的！”

浅见一边道歉，一边递上帽子。那位三年级学生想发脾气，可浅见的母亲在旁边，他只用了可怕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一下，就从浅见手里夺去帽子，一声不响地走了，母亲愣住了。

“唉，真是 个不懂礼貌的孩子！”

“那有什么办法，踩了人家的帽子嘛。”

“你不拣，不就刮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学校怎么有这样的学生！”母亲愤慨地自言自语地说。

下午分配房间，不巧，浅见竟和那个“被踩帽子的主人”住进了一个房间。这是浅见万万没有想到的。

对这种意外的“再会”，浅见一下子愣住了。而江木却得意地龇牙笑着，含着一副冷酷的表情，浅见后来才明白，当时江木得意的的是一个理想的“猎取物”已经落到自己布下的网罗里。

江木不仅是浅见那个房间的主宰，在整个宿舍里也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他的霸主地位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当年即将毕业的三年级学生，对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听说，有一些学生竟因惧怕江木的奇特的教训方式，只好途中退学。

浅见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这个可怕的“暴君”盯上了。头几天江木对新生还算热情，大家还看不出他的厉害。不久，浅见才发现那不过是对“猎取物”所采取的一种欲擒先纵的残忍而狡黠的变态而已。

4

学校宿舍的各寝室都没有洗澡间和厕所。浅见每天都比规定的时间早一点起来，到厕所解手，免得匆匆忙忙，甚至排不上号。九个人使一个厕所，若是错过这个时间，新生就别再想了。

入学第五天，浅见同往常一样，稍早一点起来到厕所去，不巧有人已捷足先登了。是不是同室的那两个新生占上了呢？看看床，他们还在睡着。没办法，只好等待，可是一直到起床时间，厕所仍然被占用着。

起床的铃声响了。这时候二年级学生三田才从厕所里磨蹭蹭地走出来，他是江木一伙的。浅见这天没有争上第一号，只好带着不舒畅的心情去参加修炼和坐禅。浅见的大小

便时间是有规律的，到了该排泄的时候，硬是控制，可真难受极了。

好容易从早饭前的课程中解脱出来，一到厕所，还是被人占着。实在难忍，可是上厕所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偏偏，早餐的时间又到了。

除非生了急病，任何其他理由也不准迟到。浅见不得已只好憋着肚子来到食堂。不吃早饭，捱不到中午啊。

急于排泄的胃肠，怎能容下更多的食物，生理上的要求刻不容缓。吃了几口饭急促地回到寝室，一看又被占上了。浅见绝望了，顿感眼前一片漆黑。

再也憋不住了。他跑进隔壁房间，想借用厕所。可是隔壁房间里的人声色俱厉露出一一种幸灾乐祸的目光说：

“倒想借给你，可早就满员了！”

问一个房间，再问一个房间，得到的是相同的答复。好象整个宿舍的厕所都满员了。

在早晨，厕所怎么也不会这样拥挤。这时候他似乎觉得有人在捉弄他。

浅见在走廊里蹲下来。再稍一动弹，那种“生理上的要求”就要冲破外括约肌的束缚。浅见想象出即将出现的那种滑稽难堪的窘态，真是一筹莫展，上课的时间又快到了。

这时，离他稍远的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三年级的一个学生向他招呼：

“到这里来。”

他用小声招呼着。浅见半跪半爬地靠过去，他说：

“快用去！”说着打开了厕所的门。

真是千钧一发，浅见得救了。便后他深深地鞠躬行礼道了谢。

“你好象被江木盯上了。今后不好办哪。可只剩一年了，忍着吧，以后再受到便刑的话，就到这里来。”那个同学亲切

地说着拍了拍浅见的肩膀。

初次离开父母过住宿生活的浅见，受到别人这样热情帮助，情不自禁几乎落下泪来。

原来，故意给浅见吃苦头的就是江木。他用他所发明的“便刑”来惩罚，戏弄浅见。

江木看到被自己捉弄的人那种痛苦难堪样子，他感到十分得意。所谓“便刑”就是这样一种阴险而污秽的私刑。别人怕江木报复，谁也不敢给浅见以方便。

今天帮助浅见的是个三年级学生，叫高烟青。他是入学以来一直夺得第一名的优秀学生。在学生中，江木只有对高烟青网开一面。

浅见遭到江木的“便刑”以后，才觉察到“帽子事件”是祸根。既然已被江木盯上，又住在同一寝室，无论如何也难逃厄运了。

这桩事发生以后，浅见把上厕所的习惯改在夜间。习惯的改变是相当痛苦啊！但为了自卫也只好进行艰苦的磨炼。

寝室的人有固定不变的尊卑次序。江木当然是第一号人物，然后按江木的“宠爱”程度往下排。高年级也不一定排到前面。第二号、第三号是江木的“恋人”，第四号到第七号是他的“部下”再往下排就是江木的“奴隶”了。

“恋人”在江木的庇护下，即使是低年级学生，也免除一切杂务。比如，把伙食值班、扫除值班、洗衣服等等杂务统统加在“部下”和“奴隶”身上。“恋人”为取得江木的欢心，把家里送来的饼干或其它好吃的东西作为贡物献上去。贡物少的就会降低等级，但贡物多的也不一定当上“恋人”。

浅见家送来的食品美味，理所当然地献给江木。尽管这样，浅见还是被贬为最下层的“奴隶”。这除了“帽子事件”之外，还因为浅见没讨过江木的欢心。

入学的新生为了取悦于江木，都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溜

须拍马，唯独浅见仍昂首挺胸，不卑不亢。这在江木看来岂不是“犯上作乱”。于是，江木的“教训”“惩罚”一个一个地向浅见袭来。他成了最低下的“奴隶”，承担着一切杂务。

高级生（主人）的身边杂务，都由“奴隶”们来干。起床铃一响，浅见就得象服侍小孩那样给江木叠被。江木一心刁难浅见，在浅见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故意扭动着身子。衣服穿好，还让他叠好睡衣，整顿铺盖，接着打洗脸水。洗脸的时候，他还得站在一边拿着干毛巾，如果稍有迟缓也得挨一顿臭骂。饭前准备餐具，饭后，洗刷碗筷。

一天早晨，江木看浅见摆的餐具不顺眼，就判他十天开“估衣铺”。所谓开“估衣铺”是指江木把穿过的贴身脏衣服，硬塞给低级生穿的一种刑罚。正是炎热季节，活动一天流的汗水也够多的了。特别是江木流的汗水更多，贴身的衣服都拧出水来。这时他就把刚脱下来充满汗臭的贴身衣服扔给浅见。最难以忍受的是裤衩，江木当着浅见的面脱下染黄了的又脏又臭的裤衩，扔到浅见的鼻子底下。

逼得浅见把脸扭过去。于是江木就斥责说：

“你嫌我的裤衩脏吗？”

“不，那能呢。”

“当然，你洗的裤衩嘛，哪能脏呢，借给你穿吧！”

“谢谢你！”

浅见含着眼泪还得道谢。这真是“暖人肌肤”的教训方式！

但是江木教训人的方式还不只是这些。一到第三学期天气转冷，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变懒，故意卸下暖气设备。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就寝时，冻透的身子，躺在冰冷的床上，直到第二天早晨也暖不过来。

浅见只好做江木床上的“脚炉”。就寝前上床给江木暖被窝。